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vzhv83@163.com

株洲风物

欢歌笑语访龙门

聂鑫森

地处深口区东南部的龙门镇,从株洲市区驱车前往,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龙门镇,总会使人联想到《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的名字,其实该镇早就有龙门村、龙门水库的地名。龙门在中国是个吉利的称号,鲤鱼跳过龙门,然后便可飞天成龙,故古语说:“鱼为奔波始化龙。”龙门镇曾由太湖乡、长冲乡合并而成,此地与太湖相关的地名也不少,如太湖村、太湖水库。年长于我的芥一匡先生,是老株洲县人,他说:“本地方言,大与太湖音。太湖水库是因一个大湖泊改造而成,理应是太湖水库,因读音缘故就成了太湖水库。”此语趣味良多,令人莞尔。

龙门镇是个好地方,到处是丘陵起伏,花树繁茂,溢绿倾红;瀑、泉、湖、涧的涛声浪影,触击耳鼓心扉;省道、县道、村道,萦绕其间,如同素练飘舞。空气清新,了无尘嚣;云来雾往,有若仙境。可作一日乡村游,亦可作短时的休闲,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在龙门镇八大景点中,李家村就有“清流飞瀑”“高峰古塔”入选。

长冲村有天然泉水井,名叫龙泉井。有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兴办的梅花鹿养殖场,因生态环境的优良,梅花鹿欣然在此繁衍、生活,虽是异乡客,此处是故乡。以龙井水酿造的鹿茸酒,早已誉满四方。

太湖村有太湖水库,水面曲折有致,岸边陈列竹林、树海、花园、草坪。春看烟雨,夏浴朝霞,秋抚月波,冬听雪语。乘一画船,桨声与水声互相应答,此乐何及。

花冲村有古迹谭公殿,永福村有明万历八年的古碑,狮凤村有黄土岭遗址,龙门村有龙门水库,龙兴村有牛背岭……历史画廊与现实图景交相辉映,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互为补益。这里的基层干部,都是能吃苦、锐意创新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规划龙门镇乡村一日游的景观打造,力图做到城里的乡下有,城里没有的乡下也有,比如奇山异水好风景,天然氧吧生态菜!

我惊讶地发现,龙门镇因为生态环境的优良,到处矗立着令人艳羡的古树,花冲村有一株树龄为二百三十年的罗汉松及百岁高龄的金桂树,李家村有高达二十余米的马尾松和高达十多米的落叶红,桐梓村有古枫树,永福村有古樟树……树长寿,人亦长寿,李家村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比比皆是,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这些年来,或因农民进城打工,或因子女工作于城市老人迁去相伴,各村有了空余的房子。镇领导正在筹划让城里老人到乡下来养老的项目,短住、长住皆可租赁房子,经济实惠,人与自然怡然相处,长寿将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

归家,遂作《春日与诸友访龙门镇》一诗以纪:衣襟尘俗了无痕,一路春风欲醉魂。相约结缘诗与画,欢歌笑语访龙门。

(1875年) 擢贵州巡抚, 成为封疆大吏一员。

光绪五年(1879年), 因奏请解除前云贵总督贺长龄处分并赐谥立祠事, 以私同乡罪降三级调用, 遂罢归。未几起复四川按察使, 任内勤事尽取, 半年结案800余件, 四川司法为之一新, 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楨屡次疏荐, 次年即擢漕运总督。漕运总督向为闲职, 俸禄丰厚, 过手的钱也不少, 黎培敬洁身自好, 公费所余, “以之修驿馆, 建兵房, 增书院餐钱, 兴释奠礼器, 官煤、利济诸局亦廉续告成, 人无不取予以私”。

光绪七年(1881年), 黎培敬调任江苏巡抚, 未到任而风疾病发, 乃告归回长沙就医, 次年卒于长沙, 清廷赐谥文肃, 并于贵阳、清江浦建祠以祀, 后人集其遗作, 有《黎文肃公全书》传世。

地名里的遗迹

黎培敬病故后, 鉴于当地有“慎葬坟”之俗, 其墓莹没有落在生养他的泰山黎家湾, 而是由家人在咨询堪舆先生的意见后, 改而将隔老家数十里远的三门镇西北的这方青绿山水为最终的归葬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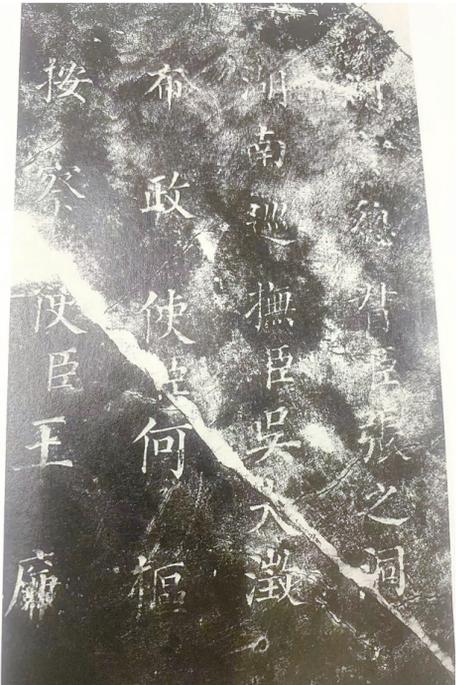
黎培敬的墓莹由其子黎承礼全程监督, 从选址到安葬, 再到修建神道, 安厝翁仲石兽, 无不精细讲究, 乃至修了十年始得完工。在相关史志资料与当地老人故老相传的回忆中, 这处身处乡野间的墓莹异常气派豪华——起首是一古朴古色的石制凉亭, 中有皇帝御赐的褒奖语书碑刻, 号为御碑亭, 2017年曾在墓地附近发现一块刻有“御碑亭”并“光绪十八年造”字样的石碑, 这证明修筑此亭的石碑亦是特制专用, 排场不可谓不大; 之后是绵延数百米、底铺青石砖的神道, 两侧分别翁仲石兽, 平添庄严肃穆之氛围; 神道之外不远处, 更突兀地立着一幢黑瓦青墙的小院落, 系守墓之人居所, 当地俗以黑瓦屋称之, 久之乃成当地村民小组之名; 神道尽头, 便是墓庐所在, 墓志铭碑之外, 更有社会贤达送来的挽联、祭文碑刻, 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曾在当地一苏姓居民的屋檐水沟处发现两片青石板, 拼接后可见楷体阴刻“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湖南巡抚臣吴大澂、布政使臣何璟、按察使臣王廉”字样, 身后之事, 可谓极尽哀荣。

遗憾的是, 这些极富历史文化气息的墓莹碑刻诸物, 多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破四破”运动中, 尤可惜的是, 光绪御赐的御碑亭——据当地老人言为一方青石板碑——在集体化时做了修水库的坝基, 余下的青砖石板之类, 也多被挪作他用, 偶尔自田间地头翻出几块与其地砾质土迥异的青石砖块, 或有零星篆刻之迹, 亦足以想象当日墓莹的庄严气派。

顺带一提, 黎培敬墓葬所在地的三门镇月福村黑瓦屋组, 再追溯到集体化时期, 则称三门人民公社石亭大队黑瓦屋生产队, 石亭者, 即当年安放光绪御赐御碑亭刻的御碑亭, 本土乡人闹不清这么些弯弯绕绕, 直以石亭称之, 久之便成村落之名, 再加之至今犹存的黑瓦屋组的村小组名, 这一方如今已被沃野田园所覆盖的青绿山水, 实在与长眠于此的黎培敬关系匪浅, 或许, 这也是当初将黎培敬安葬于此的黎氏后人没有想到的吧。

碑名: 黎培敬墓名人款残碑

材质: 青石
规格: 长75厘米, 宽25厘米
年代: 清
现状: 存当地村民家中



黎培敬墓御碑亭铭文砖拓本(鲁新民拓印)

黎培敬墓御碑亭铭文砖拓本(鲁新民拓印)

天元区三门镇月福村黑瓦屋组, 位于镇中心西北8公里处, 北与雷打石镇接壤, 西则与湘潭县谭家山镇打隔壁, 春日融融下行走其间, 但见屋舍俨然, 绿荫成列, 屋前屋后, 或则鱼塘菜圃, 或则丰壤良田, 阡陌纵横, 好一派和美恬静的江南田园风光。

鲜为人知的是, 百余年前, 和美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下竟长眠着当年湘潭出的一位大人物, 即清末出任贵州巡抚和江苏巡抚的黎培敬, 尽管因时光淘换, 墓葬早不复当日的庄严肃穆, 但与墓葬相关的一些残碑断碣仍散落在当地田间地头或居民家中, 石碑的材质做工及残存的文字碎片无不彰显着墓主显赫的身份地位, 更令大多数世居其间的村民不知晓的是, 脚下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之命名, 亦与长眠在地底下的这位临县大人物息息相关。

黎培敬其人

黎培敬, 字开圃, 又字开周, 号简堂, 清道光六年(1826年)生于湘潭县泰山黎家湾(今属谭家山镇),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乡试中举, 咸丰十年(1860年)会试取二甲第一名进士, 点翰林院庶吉士, 散馆授编修, 以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同治三年(1864年), 38岁的黎培敬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外放, 提督贵州学政, 开启了其传奇跌宕人生的精彩人生。

在贵州, 他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 怎么去上任。其时贵州正闹“苗变”——因不满清朝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剥削与压迫, 咸丰五年(1855年)春, 贵州东部台拱厅(今台江县)苗民要求减免新加的赋税, 遭清政府拒绝, 被激怒的苗民索性要求官府永免征收, 并起来将汉族地主占有的田宅分给贫苦苗民, 地主则企图组织团练实行镇压。苗民忍无可忍, 于4月在台拱西部举行起义, 迅速席卷贵州全境, 并波及邻近的川、湘、滇等苗族聚居区, 历时十八年才告平息。乱兵过境, 出入省垣贵阳的交通要道也多不太平, 黎培敬便找到时为云南布政使的湘军宿将刘岳昭, 借得数千精兵, 一路护送来到贵阳治所就任。

提督学政, 顾名思义, 乃是主管一省文教之事, 科举时代当以组织乡试、乡试为国家选拔人才最为重要, 而贵州一地则因“苗变”事, 已多年未举行乡试、乡试。黎培敬一到任, 即着手恢复, 先开贵阳府岁试, 并补行前任科试, 录取生员600余人。在黎培敬看来, 苗民起事多因缺少教育, 军事不利亦因士气不伸故, 保境安民, 首在补行岁、科试之试。在补行贵阳府的岁、科试后, 黎培敬带着自湖南老乡刘岳昭那里借来的数千精兵, “出入寇氛, 按试州县”, 前后跋涉三年, 贵州各府县几乎遍历, 补行岁、科试各八遍, 录取文武生员数千人, 时有“黎八届”之称。不特如此, 在贵州学政任上, 黎培敬率先恢复省垣贡士、正习、正本三所书学的膏火费, 按月课考, 又设养正义学一所, 为有志向学的贫寒子弟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 《清史稿》称“贵州士民始复知文教”事即本此也。

三年考评期满, 同治六年(1867年), 在京的太常寺卿石赞清举荐黎培敬以学政之任兼署贵州布政使, 其时, 苗民起义军首领潘名桢守龙里, 黔军久攻不下, 黎培敬以该城仓廩充实, 若不夺回, 恐有资敌使敌坐大之嫌, 乃请提督统兵出战, 第二年, 清军攻占龙里, 并进隘夷定, 首首潘名桢逃遁, 苗军声势大减, “黔军克捷自此始”。消息传到朝中, 黎培敬受清廷传谕嘉奖, 并实授布政使职。此后, 扶掖苗民初胜之视, 东平都匀, 北定开阳、修文, 数年之间, 境内全告平定, 黎培敬也因此于光绪元年

碑刻里的株洲

黎培敬墓碑, 晚清大员在株洲的历史印痕

郭亮



如今的皇霄仙已改为道观

株洲文脉

千年古刹皇霄仙 古诗词里的点滴解读

刘智斌

“古藤发秋花, 老树吟元鹤。清泉何处来, 徘徊绕山脚。”这是出自明训导陈勉敬的五言绝句《皇霄山》, 吟咏的正是茶陵千年古刹皇霄仙。

传说越千年

皇霄仙名为“仙”, 实为“寺”, 在《茶陵州志·卷二十四·寺观篇》中归为寺, 名皇霄山寺。据茶陵秩堂马首《刘氏族谱》记载: 皇霄仙始建于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 天下大旱, 四处求雨无果, 宋孝宗派驸马谭斗南到鸾山求雨, 果获甘霖。孝宗乃将鸾山封为“皇霄山”, 霄仙封为“皇霄仙”。迨后, 谭斗南将鸾山一带风景绘成《里居山水图》呈给宋孝宗, 宋孝宗看后有感而发, 有《御题皇霄山》一诗流传后世, 诗曰:

仙鹤飞去是何年, 灵迹犹存古岭边。
藤老龙蟠疑护法, 山深禽语似谈禅。
手攀枯木身忘俗, 口吸清泉骨欲仙。
郅叟不知唐世远, 犹言谢母旧姻缘。

经考证, 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描写皇霄仙的诗, 距今已八百多年。诗中不仅描写皇霄山之秀美风光, 更有故老相传的民间传说为皇霄山添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有关皇霄仙的传说版本很多, 据《茶陵州志·卷二十四·杂志》和清朝大学士彭维新撰写的《零泉记》中所记, 唐唐时, 来阳税官萧祥和外出收赋, 夜宿山间民舍, 半夜听到隔壁鸡栏的鸡说话: “明日主人当烹我以待萧。萧本佛乘中人, 作佛作人, 系我此番生死耳。”萧祥和感到非常惊讶。第二天早上, 果然看到主人执刀宰鸡, 萧祥和急忙劝阻, 愿出高价买鸡, 主人不愿收钱而将鸡送给萧祥和。萧祥和从此不再入公门, 而削发为僧, 在茶陵灵岩寺修行。一日萧祥和来到东坑, 口渴, 向住地一谢姓老嫗讨水喝, 谢嫗说: “此早地, 井泉恐不洁”, 乃洗净坎具烧水烹茶给萧祥和喝。萧祥和十分感动, 问谢嫗有什么愿望? 谢嫗说: “岁屡旱, 得水足矣。”于是, 萧祥和用锡杖在石岩下凿了七个孔, 再用七个碗盖上, 告诉谢嫗, 七日后再揭碗可得七泉, 说罢便乘鹤而去。不料谢嫗的老伴回家听说了此事, 急于得到水, 迫不及待地就揭开了两只碗, 可盖碗处只流出两股涓涓细流。七天后, 再揭开另外那五只碗, 顿时电闪雷鸣, 五股泉水道道涌出。从此, 五大二小七股泉水源源不断流出, 后人为了纪念萧祥和的功德, 纷纷捐资在七眼仙泉旁边建了一

座寺庙, 便为现今仍香火不断的皇霄仙。

从宋孝宗所题的诗和这个民间传说可以看出, 茶陵秩堂一带早在后唐时期就人烟兴旺了。且当地人喝茶成性, 敬茶成为当地居民日常的待客之道, 说明当地民风纯朴, 百姓善良好客。“藤老龙蟠疑护法, 山深禽语似谈禅”句则说明, 皇霄仙最初应为佛教圣地, 且在南宋时就有一定的名气——没有寺庙何来护法, 又与谁谈禅呢?

数百年香火不绝

除了宋孝宗御诗所引传说故事之外, 还有两首御诗亦佐证了皇霄仙田为佛教圣地之事。一是清代大学士彭维新于乾隆年间归隐故里写的两首五律, 刻成《皇霄山诗碑》, 至今仍存于寺内, 二诗如下:

匡山容复, 玲珑地液通。
七星开窠窍, 万斛沸笙簧。
鹤说空王偈, 龙依佛子宫。
大田征旧事, 霖雨出林丛。

泉吼岩岩罅, 涛春翠麓西。
凡翁借枕静, 叠见佛龛低。
倒影归萝井, 铃声入稻畦。
自来游履至, 欲赋意翻迷。

诗文将皇霄仙的奇泉之景, 展现得栩栩如生, 意境交融。“空王偈”为佛家偈语, “龙依佛子宫”中的“龙”指的是靠泉水边的龙王殿, “佛子宫”指的是进门的正殿和旁边的观音堂。从茶陵秩堂马首《刘氏族谱》可查: 皇霄仙共经历四次大的修缮, 在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 除有正殿外, 还建有龙王殿、观音堂、关圣殿。这些可以看出, 当时皇霄仙的建筑规模非常宏大。“叠见佛龛低”句说明前来朝拜的香客之多——供品挤满了供台, 堆放得较高, 挡住了佛龛的一部分, 使佛龛都显得矮了。

另一首则是清朝贡生谭绍琬的《皇霄仙》诗, 也对皇霄仙的佛事盛况作了描绘:

君过山灵莫问年, 蹉跎唐宋白云边。
泉流曲涧声声梵, 木落空亭叶叶禅。
漫找猕猴询谢母, 难凭鸟语叩萧仙。
光腾石刻惊龙白, 宸翰辉煌佛氏缘。

“泉流曲涧声声梵, 木落空亭叶叶禅。”泉水的声音与念经的声音交融在一起, 没有间断过, 禅师专心修行, 佛音络绎不绝。“宸翰辉煌佛氏缘”, 是说皇帝御笔亲书“皇霄仙”, 让本有仙缘的霄山寺前所未有地繁荣, 成为佛事圣地, 也侧面反映了皇霄仙在彼时的香火兴盛之状。

除此之外, 明代大学士张治亦有两首五律《皇霄山》传世, 皇霄仙之魂丽风光与人文之美在诗中凸显得淋漓尽致, 诗云:

雾气连村黑, 江声隔树闻。
严霜栖密草, 寒日啜轻云。
径转危峰出, 林开细路分。
几重山谷里, 犹忆旧时群。

石路沿流水, 江村带古堤。
日迎双径合, 天抱万峰低。
地险连灵楚, 碑残识晋齐。
蛟龙深窟底, 风雨忽虹霓。

千年古刹皇霄仙, 以清泉滋润着茶乡大地, 灌溉引用, 茶乡人民丰衣足食皆由此而来; 以佛事教化着茶乡子民弃恶从善, 热情纯朴的民风亦因之而来; 更以传唱数百年不绝的诗词展现着茶乡人的耕读精神, 激励着茶乡人不断进取。这里不仅有仙景, 有奇泉, 有佛缘, 有美丽传说, 更有一代代茶乡人不畏艰难、奋发有为的足迹。

“佛地有尘风自扫, 禅门无锁月常关。”风水宝地千年古刹皇霄仙, 永远浸润在诗词里, 修炼缘分, 静待花开。



清代大学士彭维新留下的《皇霄山诗碑》其一